

# 自首

第一卷第七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一日

通訊處：南京丹鳳街一〇七號

潘希天先生轉

代售處：各大書房  
廣告刊例：每期每方時一元五分  
時起碼底面全面及長

期零議

## 時矣國民總動員！

驕鳴

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抗日戰爭，已於上月廿五，在熱河邊境開魯北票等處，激烈發動矣。敵傾數十萬衆以飛機重炮唐克車毒瓦斯向我陣地猛攻，旬日以來，戰況雖有屢進屢退，而我前線卅餘萬士兵，在冰天雪地中前仆後繼，奮勇殺敵之精神，與夫戰地民衆援助戰事之義勇，其悲壯激烈可歌可泣之偉大犧牲，實足以使全人類同情快愾，默禱崇敬。

溯自九一八以來，國家遭日寇猝猛之侵襲，暴力演進，由東三省而錦州，而天津，而瀋陽，而榆關，以至最近大規模之侵犯熱河，全國上下，情痛義憤，固無人不抱有以血報國之決心，世界輿論，亦同此聲討。兩年來，我政府剝肉忍痛，以極鎮靜容忍之精神，在軍事上多方退讓避免衝突，在外交上不惜委曲求全，聽付國際公約公理之制裁。以希冀日本軍閥最後之覺悟。孰知我愈讓而敵愈兇。國聯愈調解而日本愈強硬，結果完全暴露其狰狞無理之瘋狂態度，決心與全人類為讎敵。雖然今日之事，就大勢言之，中國雖遭日本意外之侵凌，但一再委曲容讓，尊重國聯盟約，維持世界和平，中間英法帝國主義者，縱令多方袒日，畢竟公理不容抹殺，我國在國際上終享得道多助之勝利。日本軍閥高唱「懲膺」主義，不惜八面樹敵，破壞盟約，外交上既欲打倒蘇俄，又思惟翻國聯，在此無理可謂之場合。中國雖不願戰，而日本逼我不得不自衛以應戰；世界雖不欲戰，而日本又逼各國不得不自衛以應戰。

## 本期目次

- 時矣國民總動員……驕鳴  
整理西北軍事問題……公  
開發西北必先救濟西北……袁鴻  
救濟西北問題……（轉載）邵力子  
甘肅之危機與出路……大錯  
打倒人類的公敵日本……呆子  
整編匪區土地之管見……泉  
應有的認識與努力……竹齋  
寧夏省的統計十則……西雲  
青海之果洛（裸格）……樂天  
青海黨員變成的活佛……樂天  
困苦之回憶……（六續）……樂天

貢獻於國家，發揮多方面之效能，助此偉大光榮之戰爭。故吾人以最懇切之情緒，敢大聲疾呼曰：「時矣國民總動員！」

動員者戰爭狀態之非常事件也。有正規軍隊之動員，有全國國民之動員。凡國家對外作戰時，非僅現役軍人動員，尤須全國民眾動員。蓋衝鋒陷陣雖為軍人，而戰爭勝利全恃國民。苟國民抱為國必死之決心以助戰爭，則軍人氣壯奮勇，精神上已奏勝利矣。反之，戰爭如全恃軍人，而民衆袖手傍觀，瘼不痛癢，雖軍隊素質如何優良，軍用器械如何犀利，而外強中乾，萬無僥幸之理，縱今一時勝矣，乃皮毛的暫時之僥幸，絕非真實永久之勝利。且戰爭之本身，含有極端性焉，此極端性維何？即：「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國際戰爭，即全國、全民族、死活關係，其國民與軍隊之關係，乃同一機體之兩種職能，必須相互為用，相依為命，然後始可致勝。近世科學日益進步，戰爭規模之宏大，幾有令人事前想像不及者。就廿年前歐戰言，在戰事爆發之前夜，德國陸海空軍動員之數目為三百五十萬，法國二百七十萬。同時兩方國民在政府嚴密組織之下，全體動員，為戰爭作熱狂之援助。越數月德奧同盟國陣線之野戰人員達二千五百萬，英法協約國參戰官兵為三千七百萬，此僅就直接參加戰鬥人員而言。就炮火發放計，馬恩一役，時僅七日。法軍發炮至一百廿萬出，烈日之戰，在五日內，德軍發炮二百八十萬出，其他機槍步銃彈藥之消耗，更難以數計。至於軍費之支出，甲午之戰，日本所費兩億，尚不足歐戰三年中一日之消費。廿年前之事，尚且如此，吾人幻想已將爆發之世界大戰，其驚人情形，不言可知。徒以戰爭有如此慘酷之犧牲，故我政府及國民始終本此愛好和平之苦衷，歷年以來不惜含垢忍辱，與暴日委曲求全，以維持人類和平，無奈我雖容讓而敵人企圖必以完全亡我國家為甘心，吾人雖深惡戰爭為翻天倒海之慘劇，然而刀下拚爭，勢非以死周旋，萬無其他僥

倖苟安之途徑可尋！

戰爭發動矣！關於戰時一切緊急之準備，乃刻不容緩之事。除軍事之調動指揮吾人不必過問外，其他軍餉之籌措，軍械之總集，人員馬匹之補充，給養服裝之籌備，國防上一切緊急之佈置，減少士兵死亡之設備，傷兵之醫治，死者之撫卹，難民之收容，義勇隊及民衆之訓練與組織，後方治安之維持，軍用交通之保護，前後方運輸之利便，全國食用品及軍械原料之集中，封鎖敵人商業之辦法，防空救火之準備，以及偵探敵情及剷除奸細之組織，在政府應有統盤全局之精密計劃及運用靈便之組織，在國民應奮勇一致為上列數事作有效之進行，此國民總動員後最小限度必做之事。

歷觀各國對外作戰時其國家一切制度，一切處置，絕對以戰爭方便為原則，國民一切，均無自由，而處處絕對服從政府緊急命令，彼平時所謂神聖憲法，亦隨時宣佈失效，此即以非常之手段應付非常事變之辦法也，歐戰時參戰各國，頒佈緊急徵發命令後，舉凡私家財產用品，一經徵採，立刻歸公，戰後雖有賞還之辦法，而當時絕無個人之自由，其國民踊躍捐輸，熱狂愛國之情緒，更堪令人敬佩。普法戰時，阿爾戴斯勞倫之兒童，違抗教師禁令，竟一致節省早餐，以助士兵，日俄戰時，日本婦女典當首飾，捐輸軍費。夫有如此壯烈義勇之民族，始自今日光榮國家之存亡。顧自國難以來，全國民衆頗明知陸海空軍不逮日本，物質建設遠遜敵人，然憤於日寇野心之大，用意之毒，終不肯屈服強暴甘受宰割者，實有賴吾民族祖宗數千年知恥義勇之精神，有以激盪使然也。而日寇受瘋狂心理之支配，世界輿論指責之腦怒，其向我洩忿蹂躪，在國聯報告書通過之後，大舉犯我，固早在吾人意料中。今者戰爭既因不可避免而發動矣，國人縱欲偷生勢有不能。國民對幫助戰爭之進行，有緊急、勤務事項急起努力者；厥維大規模之捐輸運動及徵集後備隊伍與維持後力治安之三矢事件。蓋前線苦戰之數千萬軍隊，接濟缺乏，時

有挨餓受凍之累。戰事日趨激烈，戰線日形擴大，兵士死傷之數目：日益增加，而戰鬥人員之訓練補充，亟宜早有準備。且也，年來匪患普遍全國，軍隊一旦集中應敵，各省治安，立刻動搖，而鄂豫蜀其匪之猖獗，尤為可慮。故上列三事，在國民應有最大之覺悟抱最大之決心，以求努力於戰爭之便利。

抑更有言者，中國年來因內戰罪惡，使國人厭惡軍隊，要知此種罪惡非兵士之罪過，乃少數野心軍閥有以造成之，至於一般士兵，皆良純之國民也。今者燕幽敵寇日急，彼數十萬冒寒遠征含辛茹苦之士兵，皆我最親敬最忠勇之手足，吾人安居後方，節衣縮食以捐資助戰，非願做不願做之事，乃國民必須應盡之天職。且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果亡，民族必滅，一時縱擁巨資，徒為敵寇積蓄，富有的家，尤應傾資輸將，用以激勵士兵幫助戰事，則救國即以自救，散財正是保財。近者各地踴躍捐輸者固不乏人，而默察全國民衆多數之心理，似有麻木不知亡國恨者，夫一時之勝敗不

## 整理西北軍事問題

西北之亂也以軍。西北之困也以軍。西北問題之無法解決也，亦以軍事問題之未能先解決。無論開發西北也好，救濟西北也好，軍事問題不先解決，則其他皆無從談起！

整理西北軍事問題難乎？曰，非難。只要中央有決心，地方有覺悟，西北軍事問題並不難於解決。整理西北軍事問題易乎？曰，非易。必須中央努力一點力，尤須地方各軍事領袖及其所有官佐自兵夫等都努力，方可望得到解決。

西北軍事現狀何如乎？具體事象，本刊曾迭有介紹，國人當能略事明瞭。總統言之：軍額太多，軍制太亂，軍能太小；軍權太濫，軍質太雜五種現象而已。軍額太多，故軍需浩繁，財力物力，皆不足以資應付；軍制太亂，故編制紛歧，彼此互爭雄長而不相統屬；軍能太小，故兵如牛毛，到處駐滿軍隊，而到處常鬧

足欣慮，獨此滔滔悲觀現象，實堪忿嘆！國人乎，其憲奮然興起，本民族之信力，恢復民族之意識，以共濟此驚天赫地之歲頃。事急矣！犧頭造劍，揭腹助軍，此其時矣；願國人以壯烈之犧牲，求光榮之收穫，萬萬不容斤斤於自私自利之念頭，有以自誤而誤國也！

戰爭即是犧牲，而勝利乃犧牲之代價。師直為壯曲為老，我之物質固不如人，而精神勝利，事實可證。昔歐戰之初起也，德人以不可一世之氣概，咄咄逼人，其結果在簽訂凡爾賽和約時，法總理克理孟梭昂然出示草約，向德國代表曰：「今日為總算賬之日，我勝汝敗，一切戰爭之犧牲，均由汝賠償，限時答覆，不容徘徊！」滿場聞之肅然起敬。竊頗我國人一致為戰爭而奮鬥，努力為世界盡膺橫暴作前驅，其必有聞風興起共滅此潦之寇，深謀反軍為公理助戰也，光榮勝利，為期任爾，而此時萬萬不必計較，一時犧牲，則他日必有向暴日清算總賬之一幕也。時矣，國民總動員！

念二，三，一，於南京。

公

土匪，滿屋盡養貓，小鼠反跳梁，到處養滿兵，而地方秩序反不能維持，軍隊不能剿匪耶？軍隊不願剿匪耶？軍隊不忍剿匪耶？奇矣怪矣！軍權太濫，故整個地方整個社會，一切一切，無不受軍權之非法干涉與無理支配。於是政治教育建設……皆無由開始做起；軍質太雜，故白天為軍隊，晚間可以擅入民家，糊作妄為。在城市為軍隊，一至鄉間即可以持械劫人，軍隊既係收編之土匪，則土匪亦即譯變之軍隊，兵匪相連，軍紀風紀，自無可言！由此五種現象，遂形成今日西北之一團漆黑，遂造成今日西北人民之地獄生活。軍隊何為乎？保國家衛人民者也。國家養兵為此，人民養兵亦為此。今日西北所有無數之兵（也有好的在內不能一律抹煞），既不能抗日保國，又不能剿匪衛民。敢問中央，敢問地方，敢問西北各軍事領袖，敢問西北各軍之官佐自兵夫們，平心靜氣，深長一思，

究竟是幹嗎用的？！人雖無心，老百姓一年到頭，食不能充腹，衣不足蔽體，胼手胝足，受盡苦楚，供給軍隊，又要受匪搶劫。受匪蹂躪不算，又夢受軍隊擾害，把良心拿出吧！何忍這樣下去呢？把後路看開吧！假使老百姓都死亡逃散完了，軍隊再有何人來養活！

很明顯的，很無疑的，人民死完之日，亦即軍隊消滅之時，同歸于盡而已！吾望西北軍隊本身，及早有所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過遷善，尚不為晚。將相本無種，只要自己覺悟，自己努力，今日毫無希望之人，安知非他日國家之干城，民衆之福星？覺悟吧，自今日覺悟起。

西北國防非極端重要乎？西北交通非特別不便乎？西北邊防既極重要，故不能不有重兵駐守。西北交通既不便利，故一旦有事，中央軍隊很難即時開往西北。凡此數事，中央不能不早有注意，不能不早想辦法。如何鞏固西北邊防，如何便利西北交通，如何補救中央軍隊不便開往西北之困難，以吾人愚見觀之，皆應從徹底整理西北軍事做起。吾人所望於中央者，只此澈底整理之決心耳，有此決心，則一切可有辦法，有此決心，則吾人願更進一步，貢獻一種理想的整理方案。

吾人假定軍隊在西北之用處有二：其一，鞏固西北國防；其二，綏靖西北地方。吾人復假定西北國防之對象為蘇俄，則知今日西北所有之軍隊，其數量並不多，其質量毫無所有也。吾人再假定西北靖紓工作為肅清土匪改進民生，則知今日西北之軍隊，其責任正重，其工作正繁，絲毫無其優游擾攘之餘地。然而，西北軍事現狀，何以竟紛亂至此！何以竟敗壞至此！是則中央無決心，地方不覺悟，從未切實定出方案加以澈底整理之故也。吾望中央從此速下決心，有決心斯可以集中人力財力，對現狀加以根本之改造。茲就管見所及，提出整理意見幾則如下：

## 一、限期肅清土匪，安定地方秩序。

- 由中央嚴令西北負責軍事長官，限期肅清各地土匪。
- 西北負責軍事長官，應嚴飭各軍，分區清剿，各負專責，不得推延，不得收容。

- 各軍如有清剿不力，或陽奉陰違者，呈明中央，嚴加懲辦。

- 匪患肅清以後，各軍分區駐防，嚴格訓練，如某區再發現匪徒擾情事，即唯該區防軍最高長官是問。匪傷一人或刦一物，均由該區防軍負完全責任。

## 二、分編現有軍隊為國防軍與省防軍兩種。

- 國防軍，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五省，各駐若干師，由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直接訓練，軍費由中央直接發給不准就地籌款及徵發。

- 省防軍，每省至多一師，少則一旅，由省政府指揮，軍費由省庫發給，不准就地籌款及徵發。

## 三、裁汰老弱，兵工築路，或實行屯墾。

- 老弱及不良份子一律嚴加裁汰。
- 裁汰份子使其興修隴海鐵路或其他公路，並屯墾邊疆，不准其自由去散。

## 四、留編之軍隊，一律加以極嚴格之訓練，使足以擔負國防責任。

- 一切政治，均由政府完全負責，實行軍民分治，軍人絕對不准非法干涉政治。
- 以上數則，為吾人理想中認為整理西北軍事之重要原則。欲實

現此種理想，第一，須中央有決心；第二須地方有覺悟；第三須中央與地方一致努力。中央先有決心，然後地方不敢玩忽。地方先有覺悟，然後進行乃可順利。中央與地方均能各盡其力，則軍費可有著落，訓練可有成效。修路屯墾，均可大有裨益於民生建設。土匪肅清而社會安定，軍事結束而訓政開始，政治由此而上軌道，人民由此而出水火。救濟西北也可，開發西北也可，均能由此慢慢做起。何況兵工政策之結果，曠海鐵路可早完成；屯墾政策之結果，軍

## 開發西北必先救濟西北

哀鴻

開發西北是當今切要之圖，而救濟西北是當今更切要之圖。開發西北是長時的，救濟西北是目前的，開發西北是指西北一切應興應革事情而言，如水利、交通、屯墾、生產、教育、建設，開礦，等等。救濟西北是指西北人民目前燃眉之急而言，如速辦工賑，減輕負擔，政府協款，使民衆安居樂業，等等。開發西北範圍大而功效緩，救濟西北範圍小而功效速，倘獨言開發而不先救濟，則涸轍之鮒，勢難待西江之水，此種情形，稍能明瞭西北民間疾苦者，類能知之。舉個淺近的比喻來說。某甲夙染有慢性病，嗣又得一急症，兩病固然都有致命之危險，但究有緩急之分。使良醫治之，必須先治急症，而後治慢性病。蓋因急症最短時間即可致人死命，而慢性病尚可從容治療。今日之西北與此彷彿。

且開發一個地方，絕對不是三二月內可以奏功。歐洲列強開發非洲。挾其金錢與機器威力，亘百年而無人功效。今我危迫如此，窮凶若此，而欲開發那個半沙漠的荒原。一切破產的西北，何日能開發好，何時能奏功効，毫無把握，若不注重事實，舍近求遠，高風涼，則盲人瞎馬，殊堪浩嘆。為今之計，急宜替可憐的西北民衆

隊食糧早有儲蓄；而訓練國防軍之結果，西北邊疆亦已鞏固。一旦有事，則西北原有之國防軍，風土既慣，地理更熟，既耐勞而忍苦，復愛國而愛家。敵人一來，已足澈然應付，不待中央軍之遠徵近調，跋山涉水，費時而復誤事也。愚見止此，不知我中央當局及西北軍事負責諸公以至西北各軍之官佐目兵夫們以為然否？為國家民族計，為地方前途計，吾不禁大聲疾呼，並希望國人對此問題加以同情之注意。

來設想，萬不可空談那些懸幻的理論。打開窗子說亮話，中央要人對於西北情形，實在還不明瞭，中央要人，只知道西北交通不便，民生貧苦，一切落後，而誰知道西北人民的疾苦，斷不能以貧苦二字來形容，誰知道西北將死未死之民衆，此刻正在十八層地獄下號哭呻吟。誰更知道西北民衆目前正在挨餓賣妻鬻子，輸納勸款，誰又知道西北現狀延長十年之後，即無噍類。吾人一念及此，憤不欲生，心所謂危，不能不言，西北年來饑饉瀕仍饑孽載道，加之兵匪過多，民不聊生，農村破產，已達極點，農民終歲勞苦不得享受，粗衣粗食而不可得，一夕數驚而不能安眠，每年出產有一百元之家道，納款就在三百元以上，出產有五百元之家道，納款就在二千元以上，以致農民家破產，賣妻鬻子，當田賣地，繳納勒款，所有一切生產之工具，生產之資力，完全被強有力者剝奪榨取而無餘，終至演成農不得為農，商不得為商之悲慘社會，老弱轉於溝壑，壯者逃散四方，暗淡千村，不聞鶴犬之聲，荒涼四野，僅見鼠狼之跡，亡屍累累，號哭載道，「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而所謂接近民衆之各縣縣政府，實為一變相之軍需處，置一切應興應革事情於不

間，日惟努力於催糧催款之一途。今日派一巡官，明日派一委員，秀員巡官之不濟，則不惜以虎狼之軍隊，及爲虎作倀之劣紳，命其親往民間，用手槍大刀以逼索，所派之款，立刻如數交清，稍一不便，則用拷鞭笞之毒刑立施，不盡搜其所有不以為饜。目前每天逼死與餓死的不知有若干人，政府尚無良法將他們救活，而開發西北更談何容易，此不佞所以仰天泣血爲我當局一告者也。政府當局若果不信，可派員密赴甘肅各縣實地秘密調查，當知吾言之不謬。今日西北之民衆，大多不樂育家室有社會，而惟以得死爲榮，此在異日歷史上實一奇觀，在國民黨史上實一污點，而吾並世之胞與，在後人心目中議論爲何如，閉目殆可思索而得之。

去歲三中全會開會時，甘肅主席邵力子，曾有一急電致中央云：「陝甘連年災歉，民不聊生，本年關中又復大旱，益以赤匪竄擾，災情奇重，甘省雖稱得雨，並未普遍，又多雹災；農村破產，丁壯逃亡，遍地皆然，若不速籌賑救，恐一切開發西北之計劃，均將如西江之水，不及救涸轍之鮒，懇請設立國民政府西北工賑委員會，特定籌賑辦法，專就陝甘兩省交通與水利之急宜興辦者，實行以工代賑，其事本皆開發西北所應有，惟必提前趕辦，方足使數百萬垂斃之災民賴以得救」等語。由此急電觀之，西北民衆疾苦，已屬不

輕，而兵匪勒索，苛政百出，卻先生尙夫隻字提及，不過邵先生之辦法，也算對症投藥，我人今更向政府大聲疾呼者，尚有數事。

1. 請中央即劃分段修築蘭海鐵路，實行以工代賑。

2. 請中央急令西北當局，轉飭各縣縣長，迅免一切苛捐雜稅，未得省府命令許可，不得向人民索取分文，限二個月內辦到，違者即撤職查辦。

3. 中央急令西北軍事領袖，轉飭各地駐軍，軍費皆由省府籌撥，或由中央協助，各駐軍不能直接向當地人民索取分文，違者即撤職查辦。

4. 中央急令西北軍事當局，限期肅清各地土匪，違者即撤職查辦。

5. 中央隨時派密查，赴西北各縣密查軍政情形，若有陽奉陰違，辦理不力，即課以嚴厲之罪，該員若果以真報獎，即行升獎，若果受賄妄報，即行槍決，商鞅之方，貴在嚴明。

能如此，則開發西北方能取水到渠成之効。不能如此，則開發西北徒具拔苗助長之勞。世未有內憂不除，而能禦外侮者。亦未有近患未去，而能圖遠業者。在下不敏，始終覺得開發西北必先救濟西北，尚望大人先生有以教我。——一九三三，二，於金陵客次。

## 救濟西北問題

邵力子

近來談西北問題的人太多了，到過西北的人却很少！即或到過西北的人，對西北問題之觀察，截至現在止，都不如邵力子先生認識得透澈而切實。邵先生的觀察與主張，也許正是我們在多年以前的觀察與主張，本來無足驚奇！我們生在西北，對西北問題當然認得清楚，不過因爲我們生在西北，所以人微

言輕，我們多年觀察多年身試的結果，國人聽了，畢竟不大注意！現在邵先生也如此說了，邵先生是中央委員，是甘省主席，他一方面可以說得透澈，一方面還可以做得切實，所以我們特地介紹邵先生在中央紀念週上的一篇報告，使國人從此認清西北問題，使邵先生從此負責去幹，使西北人也從此盡其力之

所能，爲國家民族及自己之前途而奮發勇進。——編者識

編者識

西北的重要，在地理的選舉中就可以看得出，地理會計

國的國都，須設在蘭州。這個意義，就是以地理來說，蘭州是在全國的中心點，更以國防與全世界交通的關係來說，隴海鐵路雖祇以蘭州為終點，但將來依照地理的鐵道計劃，完成西北各線，則由新疆通至中亞細亞，再展至歐洲。西北各省，實是歐亞交通的關鍵，至于講到國防，西北關係的重要，尤為明顯，我們東北已錯誤在前，現在西北的危險，並不在東北之下，因為我們知道，西北早在帝國主義者經濟的政治的包圍壓迫之下，隨時可以進攻。如果他們要取西北，我們實無抵抗之力，到了那時，西北問題的嚴重，將比現在的東北更加厲害，因為東北二三十年交通的發展，一日千里，而西北交通的困難，十倍于東北，軍事上自然更無辦法了，現在西北的交通，不但沒有改進，並且比以前更加困難，舉個例說，甘肅到新疆，除了乘坐歐亞公司的飛機，可由蘭州到哈密迪化塔城外，其他無路可走，因為近來甘肅與新疆的交通隔絕，郵運也不通行，而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因為裝置無線電的問題，還未解決，現在還未能實行通航，再嘉峪關以外，水料非常困難，以前大路上所有的井泉，現在多已涸塞了，這不是比從前更加困難嗎，至於普遍的情形，因為西北農村的殘破，土匪容易發生，一般經商的行路的，都有戒心，有時更因種種關係，車輛駝驥，都不容易雇到，所以現時甘省的交通，不但不增進便利，且反而增加了許多困難，就整個的西北來說，有人以為西北地方不好生活很苦，不願意去，又有一部分人矯枉過正，以為西北遍地富源，祇要大家肯去，到了那裏，就有辦法，這兩種見解，都是錯誤的，本來西北亦沒有什麼苦，就物產來說，可說非常豐富，就地質來說，也很肥沃，但如說西北富源，極易開發，彷彿遍地都是黃金，我們去了就可以垂手而得，這也

是不然的，近人多說中國的文化發源於西北，這在歷史上，確有根據。伏羲生於甘肅的天水，黃帝生於陝西的中部，其他公劉太王文武周公更不用說，可是以中國全部文化的情形來講，是逐漸向南發展，而西北竟至落後，依一部分人的觀察，以為這完全是政治關係的緣故，東晉南宋兩次南遷，皆受外來民族的壓迫，現在祇要我們肯回到西北去，西北即可恢復歷史上的光榮，殊不知西北的衰落，其真正的原因，還是在西北的交通太不便利，否則東晉以後，有唐宋兩代以後有明清，其間不少國力興盛的時期，尤以唐清兩代，對於兩代皆曾盡力經營，何以大多數的民族，不能回到西北去，而西北更不能繁盛發達呢，一個民族文明的發達，當然要靠交通的方便，如果交通便利，水利修濬，民族的發皇，絕對不成問題，否則無論如何勸導獎勵，也是無益，現在西北所以如此衰落就是交通不便水利不修的原因，我們如果赤手空拳到西北去，固然也有利益，就是可以明瞭西北的情形，可是要想解決西北問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類文明的進步，全在有征服自然的力量，但是征服自然，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做到的，一定要靠好的工具，征服自然的工具進步到甚麼程度，人類的文明即進步到甚麼程度，現在我們到西北去，要發生效力，就看我們拿甚麼工具去，必有適合於現在需要的工具，然後才可以談到發展西北的問題，所以我們須依照總理遺教趕築西北的幾條鐵路，允應實行，中央迭次決議，迅速完成蘭海路，展至蘭州，這是兄弟今天要說的第一點忠告，交通的工具，當然不祇是鐵道，如汽車道，輕便鐵道，或將西北所用的驢車，設法改良，如俄人所用的車馬一樣，這些工作，本是地方上的人應該做的，但現程確實沒有力量，一切無從着手，拿甘省來講，經過多年的天災，匪禍兵燹，地方早已殘破不堪，現在仍因軍隊過多，所有全省的收入，單是供給軍費還苦不足，甘肅全省教育經費，連小學在內每年祇

有五十餘萬元，不及江蘇一個大縣的教育經費，江蘇面積小於甘肅，人人都知道的。現在省庫支絀，其教育經費，每年尚有四百三十萬元，以甘肅面積之大，而祇有此區區的教育經費，當然無文化進一步可言。講到建設經費，以前是沒有的，去年下半年起，才定為每月三萬元，但建設廳實際能得到的不到十分之一，甘肅的建設，當然也無從着手，這並非甘肅省政府不重視教育與建設，實在是無款可發，現在西北困苦的情形，決非東南人所能意想到，關於財政收支不敷，自不用說，實際就無所謂收支，祇有紙面上的，撥付有撥款的辦法，自然祇有軍隊，還能提到款項，別的機關往往守提款月，還是無着，而因民窮財盡的結果，就是軍隊也不容易全數提到撥款辦法不能廢止，絕對談不到政治的改革，軍事的整理，但要廢止撥款的辦法，沒有相當準備的款項，是決不行的，現在各縣縣長每日應付撥款的事，已是不了，每個縣政府常有五六批提款要員，帶了武裝兵士坐索，但是縣政府本身當然沒有錢，祇有從老百姓身上壓榨，而老百姓到了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就只有逃跑了事，現在許多地方人口日漸減少，土地盡就荒蕪，其原因都在於此。現在講西北問題的多注意于墾荒或移民試問原有的人民，都要逃亡，何能講移民，原有的土地都就荒蕪，何能講墾荒，尤以陝西西路扶風武功等縣，因為連年旱災與種種關係，差不多人烟都已沒有，所以

## 甘肅之危機與出路

在新舊年關的夾縫裏，真使人百感交集，萬箭鑽心。三島倭奴既然到了灤河岸上，過陰歷除夕的時候，在平津兩地，或許不用燃放爆竹，就有更大的響聲來送舊歲；因為在中國尚未實行——最底鄉間尚未實行——的陽曆元旦，小鬼既不客氣的就踏進了山海關，因

西北情形的嚴重，決非平常所能想像得到的。現在先要救濟西北挽救目前的危機，然後才談得到開發西北，兄弟前向三中全會建議設立西北工賑委員會，先辦陝甘兩省的交通水利事業，實在是感到陝甘兩省遍地成災，非趕緊想法救濟，其危險將不堪設想，但專辦急賑，仍與西北根本無益，所以應從交通水利兩項事業多籌款項積極進行，中央以前年救濟長江水災的精神，救濟陝甘兩省，西北方有辦法，這是兄弟今天要說的第二點意思，關於西北一般情形，有一點最可告慰的，就是西北民眾，對於中央皆非常仰望，就兄弟本身說，過去九個月中，能在甘肅強効支持亦全恃中央的威信，就軍隊中說，也並無公然干預政治破壞統一的事，就回漢問題講，現時也很相安，沒有什麼隔閡，中央肯眷顧西北，對於一切政令，可信無疑，祇有中央切實負起責任，用現代科學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去征服自然，把西北的交通同水利問題解決，西北才有希望，不但是完成隴海鐵路與設立西北工賑委員會，是開發西北的先決條件，中央能積極主持，可為西北人民造無窮的幸福，就是中央在西北能興辦的事業，無論學校農場林場或織呢廠養馬場，都與西北有很大的利益，所以今天兄弟的報告，最重要的意思，是要講開發西北的重要，必以現在科學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去征服自然，而現在則必先從救濟入手，所以第一希望迅速完成隴海路，展至蘭州，第二希望迅速成立西北工賑委員會。

## 大錯

此，足可證明我的想象不為杞憂！

不管他怎樣，總而言之，尚未到甘肅；那們，就擋不住甘肅人過年！過吧！貼門神，粘對聯，請龍王，接財神……買香買蠟，仔細一想！當了什麼？在這國難方殷的時期，鄉間哥兒們

固然不知何所謂國，而自命爲上等階級的人們，總當如喪妣考樣的憂戚，進一步說，甘肅的上等階級，更當椎心泣血！因爲甘肅的景況，更不如他省呵！」

甘肅現在的情況，大概人都知道。從主觀方面說：一言以蔽之曰「窮」；從客觀方面看：實在是「飢軍遍地，土匪如毛」。「貧民」「飢軍」和「土匪」，乃是一個循環的公式。人民因爲被逼的沒辦法，所以才去當兵；兵因爲把人民的油都刮盡了，再也無法維持，祇好去爲匪；匪被剿散則回家爲貧民，被收編則進營爲飢軍！除此以外，就是軍人的製造土匪：其原因惟在各軍首領之利祿薰心，虛榮慾旺。以軍額多爲榮耀，以軍費數大爲軍額多的表現，不但可以搶掠地盤，威嚇人民與要挾政府，而且能夠大發財源。所以，不管自己的實力究竟如何，必要拚命的報銷軍費。除了政府替他們造孽以外，他們更要理直氣壯的去直接敲剝人民。至於他們的敲剝方法，恕我不能描寫——再學五十年文藝也不能描寫；逼的老百姓沒辦法，也只好跨過兵的階級去當土匪；其次，就是軍閥把軍費裝入腰包，逼着兵士們不能不去爲匪。這是甘肅「飢軍遍地土匪如毛」的唯一原因之一。

甘肅現有的軍隊，統計起來：共有六師二獨立旅三路游擊司令一路警衛司令，加上什麼幹部學校和補習大隊等等，最少軍額總有九萬五千人（實數無從調查，這是就可知的和估計的數目），以甘肅全省人口五百五十萬核算，平均每五十七個人須養一個兵，一個兵的餉項給養服裝軍械各項費用，最少每年需洋一百五十元——每人平均負擔二元六角有奇。再加馬匹一項，除騎兵師全部有馬外，其他部隊的馬匹，約有人數十分之三，共當有馬三萬三千多匹。按一天官價給養肆角，合計起來，一天需洋一萬三千元，一年需洋四百八十一萬八千多元，每人又須負担九角。如此，是軍費一項，每年已超過一千九百萬元——每人平均三元五角了！而這些猶爲刻

骨的計算。後來經過本省最高軍政長官一再縮減——一直減到無可再減的程度——每月實支七十二萬一千〇二十七元，年支八百六十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元。但是，各軍一年除了從省方支取八百六十萬多元以外，其餘的一千萬元，仍舊完完全全的直接向人民討要，若是缺欠分文，不用說老總們殺刮吊拷，就是縣太爺也要押進比限！所以，人民所出的糧賦雖僅二百二十萬元，而實際直接供給與軍隊的，至少須要四倍半二百二十萬。因爲甘肅的軍隊，不僅數目太多，又純粹是無系統的無紀律的和不集中的，某軍駐在某處，就把他的防地當作自己的勢力範圍，派款提款，從心所欲，予取予求，毫無忌憚。稍微有不如意，則必發其淫威，逼着人民賣妻鬻子，也得要填他們的慾壑。而他們更得寸進尺，甚至派草派款不算，還要派兵派槍，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去年甘肅全省六十六縣中，被旱雹蟲霜風雨……以及瘟疫等災的五十八縣（其他八縣是否被災，因省府未接報告，故尚不知），米穀食糧，產量原不足用，按理講糧價應當抬高才對，現在不但不高，反天天落下，以至要極便宜的價錢，仍舊找不到買主。其原因就是因爲土匪的橫行，人民疲於奔命，雖然有些糧，既無處可存，又不便攜帶，祇好廉價出售——甚或把他扔掉——俾易逃避或加入匪夥。其次是爲支應軍隊，不管食糧能否足用，爲救目前之急，不能不忍痛出售，人同出情，所以無處去賣，結果，也惟有拋棄一切，去當土匪。這就是軍隊製造土匪，和「貧民」「飢軍」「土匪」爲循環公式的證明。

說到這裏，大有把甘肅全省地財政收支情形報告一下的必要。收入方面：合國家稅與地方稅而共計之，年額是一千三百一十三萬八千八百〇七元；實際收入不過八百八十萬二千二百四十八元。支出方面呢：每年共支一千一百一十八萬〇三百七十元，軍費一項即支八百六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元——佔全部支出百分之七七·四

——換句話說，就是軍費等於其他一切支出之合的三倍半；再乾脆一些：就是全年實際的整個收入，剛夠軍費一項表面的開支，骨子裏還得逼迫老百姓！至於其他各項開支：政費年支一百五十二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元——佔全支百分之十四，五（其中分三項，省政府直屬各機關政費年支八十九萬二千七百二十四元——佔全支百分之八；各縣行政費年支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元——佔全支百分之四，四；財務行政費年支二十四萬元——佔全支百分之二少強，）；黨費年支十萬〇八千元，司法費年支十一萬〇一百一十二元——均不足全支百分之一；教育費年支五十八萬四千三百五十元——佔全支百分之五，二；其他一切支出僅九萬多元——尚不足百分之一；這是一篇公開的賬，絲毫無可諱言的事實！

你若是僅從軍費和軍額上着想，絕猜不到甘肅會有土匪，更想不到「如毛」。但是，絕對不然。截至九月止，各縣報告，總計有土匪六千多名（其實五倍六千不止，因各縣長有所顧忌，不敢呈報），散在各處，像定西、會寧等縣地成千成百的大股，固不用說，而靖遠、涇川、渭源等縣，既然各有一營或一團以上駐軍，同時尚有七八個暴徒，雖然沒有槍枝，僅拿尺巴馬刀，竟可橫行無阻！自入冬以來，更是到處有匪，像五月蠅般的衆多，弄的人民不敢出門一步！從另一方面說，人民也不以遇見土匪為意外——好像被災是應該的事！因此，可知兵與匪是各不相謀的！咳！與其說是各不相謀，還不如說八兩等於半斤！

事實告訴我們，甘肅絕不需要如此多的軍隊；可是又沒有人能畫一道符把這些惡魔送歸本位去，這不是一大危機嗎？

回頭再看政界，真是窮的不可開交。在甘肅政界服務的人員，從省政府直屬各機關算起，下自書記上至科長秘書，平均每人每月所得的薪資不足三十元（各廳秘書和科長每月僅拿到五十元，書記

則止十五六元），用辛勤勞苦的代價，尚不能幸免凍餒。假若甘肅會把他當作洋車夫，打他幾下耳光呢！而當軸的先生們，尚且終日高唱着「開發西北」的調調兒！請問在這種窮苦和混亂狀況之下，能不能吸引來專門人才？又誰敢冒險來投資？假如真想「開發西北」，則至盡至微，除了請軍人不來干涉政治，使政治得上軌道；請軍人不再製造土匪，使社會得些休養以外，必須要增加政費，使在政界的服务的人，先得安定其生活，然後再努力工作。因為政治是社會的原動力，非政治優良，社會絕無好處；想要政治優良，更非增加政費，以安定政界人員之生活——能養其廉——其道莫由！若是政費能得到增加，我想邵先生一定可以請到好幫手。說句笑話，到那時候，請來的人，就是弄鬼，也必干淨伶俐，絕不會像現在的戲法，大碗還未變出，先把鈎子套子，丟滿了地，惹的旁人腹已笑痛，他自己還要瞪着眼像煞有介事似的說是狐仙搬運來的！「紅花尚須綠葉映」，想到這點，我不禁為西北哭，又不禁為邵先生嘆！

甘肅人的大弱點，是：一部份老死田園，一部份數典忘祖。前一部暫不細論，後一部大概是到外邊求學的，學有成就，就把自己大的故鄉，看作一個荒涼受罪的地方，決心不肯回來。我想這實在是大錯！因為你們既是甘肅的主人，你們又是國家的人才，你們都應當站在「開發西北」的最前線上！至少，也不應當聽從挾着布袋來的人們擺佈！（詳細情形，容我寫「開發西北之大問題」時，再為討論。）

話又說回，甘肅究竟怎樣才有出路？直接回答一句：就是「以『政』為主而『軍』為奴」。中國既是共和國家，治權一方面，當然要從省政府直屬各機關算起，下自書記上至科長秘書，平均每人每月；「軍」「政」兩項，根本已混為一談。是非問題，我們可先不管；但

是，辦一件事，總可以獨斷獨行，免去一切掣肘。若是這些軍人，有心向善的話，在這七亂八糟的中國，未必不是一種好處。可是，甘肅的軍隊既是無系統無紀律和不集中的，偏偏又以文治派來執政權，是必處處都是走不通的障礙！現在邵先生用大無畏的精神，拚命掙扎要各軍調歸本省，藉減軍費，這是前途的一線曙光。不過，從來的惡劣風氣。已把軍人的腦筋迷住，所以無論嘴裏說的怎樣好聽，一舉一動，總是離不開要錢！提到開拔，先拿多少萬開拔費來要挾政府！在這國難日亟的期間，假使你們沒有和日本作盟兄弟，你們就不必和日本人作這異趣同工的勾當，來亡中國——來亡中國的偽防——甘肅！你們若想使中國不亡，除非去實行抗日；你們若真愛甘肅，除非把自己的隊伍縮編，減少軍費！按現在的情形看，甘肅軍費的最大額，也不能超過每年實收百分之三十；政費的最少額，也該和軍費相等；再以其餘百分之四十作為其他經費。能到此種程度，則甘省的前途，可闢出一新紀元。

此外，在未得到軍人覺悟，自動哀憐甘肅之前，我們尚有三種最大的希望：

一、希望中央及全國黨政僉人，完全了解甘省現在的情形——軍民

## 打倒人類的公敵日本

打倒人類公敵，不但是中國民族應下之決心，全世界人類，都應下此決心！打倒人類公敵，全人類都有此種義務，中國民族尤應首先負起責任去幹！

人類的公敵是誰？很明顯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人類的公敵既是日本，全世界的人類都應打倒日本，尤其我們中國民族首當其衝，我們為自己的生存計，為人類的安全計，我們應該領導着全

不兩立的情形，用一種黨的力量和政治的手段，來制裁甘省軍隊的橫暴，並解除甘肅人民的痛苦！

二、希望甘省執政權者，以推行地方自治作為階梯，培養甘肅人民自衛的能力，來抵抗軍隊的壓迫，並肅清所有的土匪。

三、希望甘肅人民，認清自己所處的地位是甘肅主人的地位，不能任憑軍閥政客宰割；可是，若有優良軍隊和賢達執政來治甘肅，則當愛戴而擁護之，最低限度，亦當認識清楚，不應當老朽的麻木不仁或幼稚的是非不分；再則當覺悟以前的錯誤觀念——以被匪災為應當，以不遇匪為稀奇的觀念，明瞭我們今日的遭遇，實屬萬分不幸，當自動組織起來，以反抗與消滅所有的惡勢力。

果能實現以上三種希望，甘肅也可從旁一方面，打出一條生路。

總之，第一步當先救濟西北，同時，使外人不把西北看作畏途，然後再講「開發西北」——甘肅的各方面，都可作西北的代表，那麼，請主張「開發西北」的大人先生們，先救濟救濟甘肅吧！

二二·一，一八，于甘肅。

呆子

人類，義無返顧的向前去衝！我們為正義而衝，為公理而衝，為我們自己的國家性命子孫前途而衝，我們情願作人類自救的急先鋒，我們情願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犧牲！我們要振起精神，奮勇前進，衝倒人類的公敵！衝倒日本帝國主義者！

人類需要和平，而日本破壞和平。人類需要互助，而日本偏要互殺。人類應行王道，而日本偏行霸道。人類都具理性，而日本偏

具獸性。日本自前年九一八事件以後，其對中國，其對世界，無處不犯殘，無時不欺詐。日本之一言一行，無不與人類相反，無不與人類為敵！人類而不欲自毀其歷史，自居於禽獸，自趨於滅亡，則對此公敵日本，不打倒尚待何時？

日本惡貫滿盈了！日本孤立了！日本與蘇俄為仇，與美國為敵，與中國作對頭。最近國聯大會通過了十九委員會提出之報告書，凡參加國際聯盟的國家，大者如英法德意，小者如荷蘭西比等凡四十餘國，都一致認為日本侵略中國之非法，滿洲傀儡組織應取消，日本軍隊應退出東三省。獸性發狂的日本，雖然不聽國聯之勸告，仍積極攻打我們的熱河，而且惱羞成怒，聲言要退出國聯。但是人類都痛恨日本了，日本在國際間完全處於孤立之地位。因此，日本國內已社會混亂，金融恐慌，財政支絀，政局不穩，如果我們此時堅強抵抗，長期奮鬥，不怕日本不自行崩潰！我們在道德上已得了絕對的勝利，我們此次對於日本拚命，全人類都關心我們，都贊助我們，我們更應加倍努力，以期無負友邦之熱望，以期無負人類之贊助。

## 整理匪區土地之管見

### 一、緒言

曾經亦匪擾亂盤據之區域，社會固有秩序，多經破壞，社會固有制度，全被顛覆。就中尤以土地政策之更張，土地所有權之轉移，為收復匪區中最嚴重之變革，亦匪所藉以號召農民，裹脅大眾者在此，多數農民甘為赤匪所利用者亦在此。近經官軍痛加剿伐，各地相繼克復，善後整理，固甚重要，防患未然，尤屬迫切，凡此種種，均應有詳密研究，建議施行之必要，茲就管見所及，分別論列，以供留心圖是者之參攷。

### 二、對於收復匪區土地整理問題之主張

收復匪區善後之土地整理問題，有主張努力舊有秩序之恢復及地主所有權之維護者，有主張用屯田制度者，有主張保持原有產權制度，於佃農加以特別保護者，有主張承認現耕農民之土地使用權，藉以實現耕者有其田之主張者，抑有主張利用時機，實行土地國有，為地權分配之根本辦法者，紛紛主張，莫準一是，究竟以何說為宜耶？愚以為收復匪區土地整理問題，以是否適合總理民生主義之主張，及各地現況為斷。

我們平日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現在正是實際動作的時候了！我們要各盡所能，各出其力，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努力！我們要嚴厲抵制仇貨，我們要集資購買飛機，我們要捐款接濟前方抗日將士，我們要自動組織起來，準備與日寇一戰！有倭寇沒有我們，有我們不要倭寇，我們與倭寇不共戴天，除非倭奴見機，退出國土，還我河山，我們永生永世，與仇人不能干休。

前線的戰士們，後方的同胞們，時至今日，我們只有死，不能退，前進是我們的出路，後退全是死路。我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們的領袖們，我們的將士們，我們的兵卒們，平日吃國家的，喝國家的，穿用國家的，現在應該為國家去犧牲了！平日吃人民的，喝人民的，穿用人民的，現在應該為人民去犧牲了！生命可以不要，國土不能再失，人民的生命財產，不能再任敵人蹂躪！此刻有進無退，有死無生，絕不能再畏難苟安！絕不能再貪生怕死！用全民族的熱血去衝，衝倒人類的公敵！衝倒日本帝國主義者。

就理論與事實說，土地問題之發生，大抵由於土地所有者與土地使用者之分離。換言之，即收益者可不勞而獲，而勞動者則無所得也。

故欲謀土地問題之解決，第一步要辦到土地所有權民衆化，即耕者有其田，由土地所有權民衆化，要辦到土地所有權社會化，即實現土地國有。民生主義之土地政策，係為平均地權，而平均地權之實行，即係由私有土地之平均，進而至於土地國有，因為要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大同社會，必須打破私有制度，然後一切不平現象，才可免除。就匪區現況說，過去世家大族佔地較多之匪區，於克復後，地主之全家被殺者有之，棄產移家遠逃不歸者亦有之，地主縱或歸來，因農民流離播遷，對於所有之廣大農田，無法使用者間亦有之。所以除少數較小地主能自耕其田者外，大都賴以所有土地，廉價脫售，照此情形，於匪患嚴重之區，欲維護地主產權，實為事實不可能，急宜乘此時期，實行總理平均地權之主張，以期徹底解決此嚴重之問題，其法應以土地國有為骨幹，而以其他種種主張為達到此目的之手段，並參照各地實況，分別實施，以達到澈底整理之效。

### 三、收復匪區土地整理之原則

(一)受匪患劇烈之區，地主逃亡，或遭屠殺，唯墳地外完全消滅者，即可實行土地國有，為地權根本之分配。

(二)共匪將地主殺害，並實行將土地分配者，則可承認農民之使用權，土地仍屬國有。

(三)匪共出沒無常及邊遠或衝要之區，應施行屯田制度，但土地仍為國有。

(四)受匪患較輕之區，應暫維持業主產權，同時應特別保護佃農之利益，限制土地之買賣，以防大地主之產生。

(五)赤匪未擾之各地，應即規定標準，實施限田制度，以期防

限患于未然。

### 四、收復匪區土地整理之方法

(一)根據第五項原則，於赤匪尚未擾亂及之之各縣，應即斟酌當地土地肥瘠，人口密度，及農產狀況，從速擬定私有土地面積標準，呈准各該省政府公布施行。此項限度，市地最高不得超過三十畝，鄉地不得超過二百畝，逾限之土地，應令分割出售之，在未分割出售以前，得用累進法徵收其地租所得稅，並得遞減價格，由政府隨時收買，其地價以公債票給付之，同時地方政府，須籌設農民銀行施行農村資金，並推行合作事業，以期達到救濟農村之目的。

(二)根據第四項原則，於匪患較輕之各縣，應即舉行土地申報。限期令所有業主申報其地產，逾期不報者以絕產論，得收為公有。地主所有土地超過各該縣規定之私有土地面積標準者，一律由政府按最低地價征收之。土地買賣移轉繼承時，應依法征收增值遺產等稅，以防土地之集中，同時對於佃農利益，須制定法規，特加保護，並於相當過程中，一律承認其永佃權，以免地主無故撤佃，俾達到造成自耕農之目的。

(三)根據第一二項原則，於匪患劇烈及其匪已實行分田之區，應限期令農民申報現耕土地，經調查後，即繼續承認其使用權，國家征收方法，應改征稅制為繳租制，每年由農民只繳納農產之一部分於當地政府，以為地租。其他一切賦稅附捐等概行免除，征收標準，應由地方政府會同該地農民團體，按照地方情形，斟酌收穫實量，分別決定，惟最高限度，不得超過當地正產物收穫總額三分之一。其墳地地界，完全消滅已成荒蕪之地，應重行劃界，分給無地農民，並移送他縣農民耕種之。對於貧苦農民，須由當地政府籌劃貸給資金，以為購買農具牲畜種籽肥料食糧飼料及建築住宅等費。

用。

(四)根據第三項原則，於邊遠衝要及共匪出沒無定之區，應由省市政府商請軍事最高機關，劃為屯墾區，移駐軍隊，實行屯墾。

### 五、結論

## 應有的認識與努力

——風雨載舟危難共救一心一德敵愾同仇——

國難之作，自有其遠的因近的果，非暴風雨的狂飆無自！所以藩變的發生與其說是日本的軍閥的中風跋扈，毋甯說是念載以來我們國內軍閥，上新軍閥與舊軍閥頻歲爭地盤的內戰和政府人民的不自振作有以招致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物腐虫蛆始生，誨盜由於漫藏，苟我們自己無給人以可乘之隙，則日寇的所謂大陸政策亦不過為其白紙黑字的大陸政策而已。於我何尤？

覆轍存戒，履霜應懷凜冰！今日東隅雖失，尤當努力桑榆之收；况時至現下危機已屬間不容髮，全國上下在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斷續的時候，且不嚴自檢省，痛改往非，力求振作，自我犧牲，而尤斤斤專事指摘別人的過失，自己則超然於救亡責任之外。好像國如果亡那祇是別人的罪惡，此誠不智之甚者。

我們要認清楚，中國為四萬萬人的中國，國事聽其玩弄於少數人手裏，固為不可。同時我以為救亡的責任也就不能祇嚴格責於某部分的人。必應人存自我犧牲之心；共同肩起救國的使命。若能振作個力，集結而為羣力，則我敢說：驅倭寇於中國版圖之外事非至難。祇問我們有沒有各獻所能共赴國難的決心而已。要不然的話，午夜夢長，人已登我堂，入我室，穩踏厚坐，入奴主！到那時

以上各端，只就個人觀察所及，約略言之，藉以引起留心此問題者之研討，至於整理匪共蹂躪區域土地之良法及預防之策，尚希閱者多發偉論，建議政府，以資補救目前之危機，實為有造於國計民生之良法也。

徐竹齋

高調雖響？無地供彈；即欲挺身救國亦必無國可救？以其臨牕的莫及，何如趁時努力，為國犧牲。

### 二

在此國難日亟的當前，民衆固應整齊步伐，予政府一抗日有力的後盾。而在政府也就不應祇是什麼口頭「長期抵抗」，而不昭示民衆於實際的事實。上下誠以相見，不應欺以生怨！

誠然，這次政府對於熱河的措置，不能不算是已反「九一八」事變發生來十五個多月來的忍耐政策。值得我們去同情的擁護。但這不能即算是政府已盡抗日救亡的責任。輕薄點說：這祇是政府不再甘心挨日本的老拳吧了？真正抗日的動作在程度上言還差得遠啊。要覺得日本的侵掠東三省，祇不過是所謂「大陸政策」初步計劃的推動，奪取熱河更不過祇是完成這初步計劃成功的實質。其野心勃勃意在囊括中國的全部！至少也想侵佔我國沿海沿江的地方，以實現其稱雄東亞，抗禮西歐的迷夢。前日本朝野上下被其軍閥的讀武主義所麻醉及威脅而成中風發狂的目空一切的氣焰可為證明。政府局部的作為，可算是決心徹底抗日嗎？

### 三

歷史的事實在告訴我們，中日兩國長期的血戰是不可避免的。

轉瞬戰神臨朝視事，兩國——尤其是我國破壞程度的巨大，犧牲方面的難估計，在在有需要先為籌劃，預為準備，以期屆時損害成分的減輕。可是政府現在在這祇有一霎時而即將暴雨風降臨的前夜，重

要城市防空的佈置，民間糧食集中的管理——縱不如此，至少也要有一個期間供給的預算，全國金融交流的統制，國內專門人材的調查登記，原料物品——尤其是有關戰時必需的原料——產銷的統計與計劃的改進及禁止輸出，戰時國民衛生的設計，戰時後方役務的分配……這一切的一切在政府均似未曾着手行動，我們不願——也不肯以不屑之心說政府無徹底抗日的決心。但我們極盼望政府以事實上從速完成整個抗日必不可少的幾個準備。不，請政府勿再猶豫，應速抗日負起救亡的責任來。我們願犧牲個人私有的一切貢獻給政府為徹底抗日有力的幫助。反之，我們也會不願犧牲一切的來阻止政府不為國家民族利益打算的任何企圖。

在這裏所以不提出充實軍實的議論，因為這是有關軍事政策的秘密；假使政府能完成民間軍事防禦的工作，則作戰軍備的通盤計劃，政府準備了與否？不難推想。

#### 四

實在，大家都了解「抗日救亡」為目前中國唯一的急務。至於實行抗日救亡，則政府與人民過去都祇在口頭上怒吼。當然，關於民衆組成的義勇軍不在斯列。最僥幸的更莫如政府與人民抱着僥倖心與倚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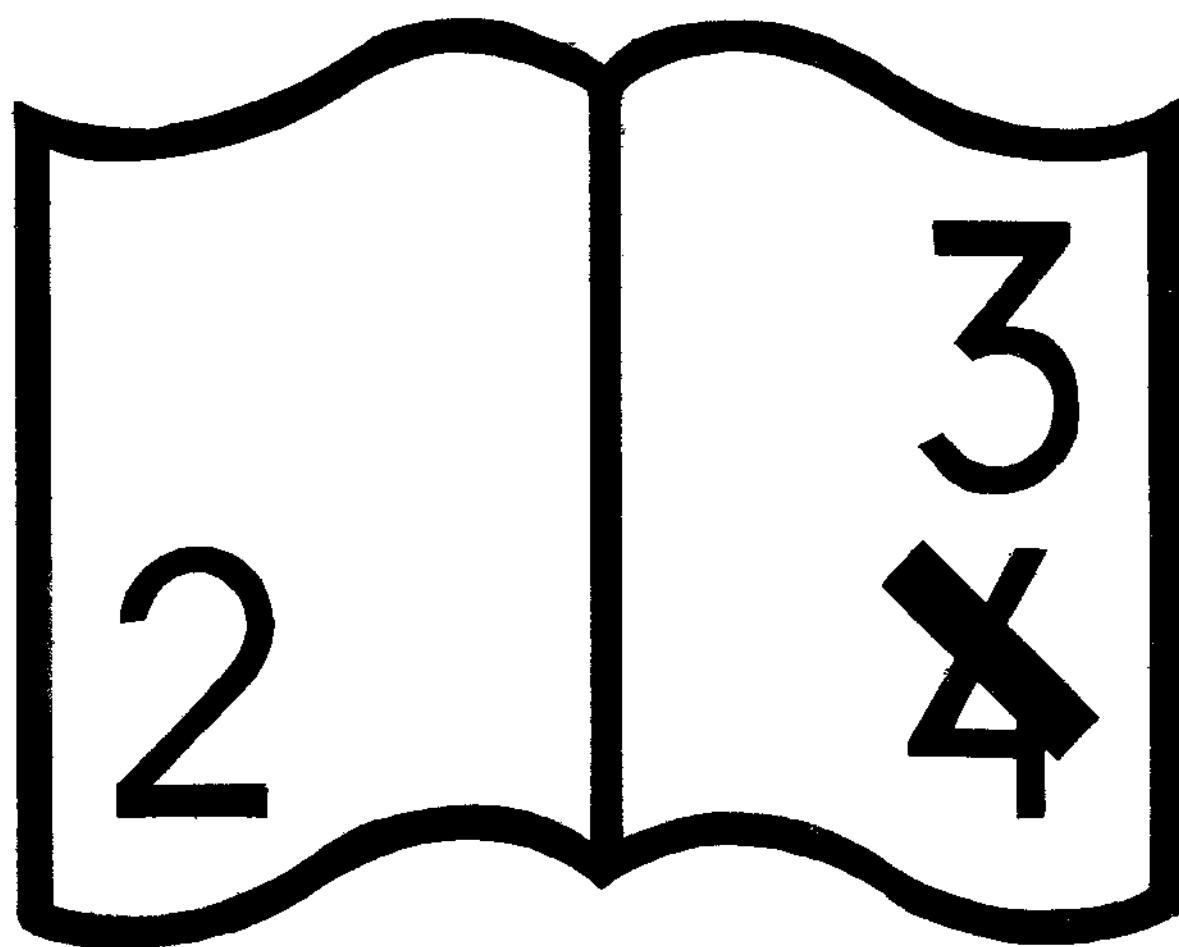
很好笑的，有很多人都以為中日現狀循此更一步的惡化，或中國祇須以武力抵抗日本，相持到三個月或半年，世界第二次的大戰必然的為所引起。而日本又必被華力所屈服送出東三省。下文恕不再多引錄，僅此已足證明他們不求自我觀念的錯誤。這要不是墮落的「僥倖心」和「倚賴心」的心理在作祟的話何至望天瞎想。其實以現

階段國際的形勢，決不會因「中日問題」引起着第二次世界的大戰？！

溯一九一四——八年第一次的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各帝國主義者受此鉅大的破壞，遑遑喘息！雖經他們的努力的建設，曾一度恢復過小康的狀態，但自一九二八年空前的壞字的不景氣——世界經濟恐慌的序幕啓揭之後，曇花一瞬的安穩社會隨即消逝。各國又重陷進了愁慘黯淡的境遇。祇有俄國可算是一個例外。從生產普遍的低落，失業人數的增加，演化到思想秩序的混亂，進而各帝國主義者本身內在的矛盾，衝突乃日益尖銳化。縱有少數狡滑的政治家，欲施弄「移花接木」的手術，挑起人民對外的仇恨以緩和其國民對內的憤怨。可是却因了她們內在的矛盾和衝突過於深刻，此計終於失敗。反而欲蓋彌彰，人民更不願墮其陷阱。且那第一次世界的大戰所給予人類可恥的印象尤未盡忘。

另一方面，各帝國主義者的相互猜忌的心理和互為牽制的設計的意識支配了她們全體的精神。大家在望維持現狀的均勢，外安內靜。所以我認為他們在茲內顧不遑，盤根錯節的國際現勢下，萬難會成就為兩個單純的敵體。觀察中日問題會引起世界第二次的大戰，殆因觀察的出發點的錯悟吧。要不然就是不智。

另有一部分人的看法雖比較進步，但也不過五十與百步之差；這些人雖不信「中日問題」會馬上可以引起着第二次世界的大戰，而又認美俄不久必定要捲入這漩渦。我認為這種觀察也是錯誤的。何以？大戰以後，美國雖一躍而為世界天字第一號的金元資本國家，要曉得日本何嘗又不是近代的一個暴發戶。前次倫敦的會議關於海軍的比率，雖有「五五三」規定。從量的方面來說，當然美勝於日；實際方面日本所有的巡洋艦、潛水艇……等多是近代的青年船，美則不免老大稍遜。此於年前軍縮會議舉行的前後兩國當局所發



编码错误

裏的談話中不難明其梗概。美日果真相戰於太平洋之上，則勝算之操，美亦不敢云必。鹿死誰手？尚待戰後。且美縱不計成敗利鈍與日一拼，但在出戰太平洋之前，必須和英妥協，護取英之旁裏贊助。——至少須得謀取英之諒解，在美然後方不至憂及後顧。英是不肯放棄和日本的歷史的交情呢？實屬疑問；縱然，英亦必預計失之於日本者取之于美國，英號稱世界商人中的首魁，錦銖必較，必借徒要挾於美，是可斷言。戰債一項，美本可為獲得英之合作而取銷，但欠美戰債者不祇英國一個；美安能為爭遠東不可必的市場機械？其操縱軍縮，打破世界關稅壁壘的有力的工具。英不能無條件幫助美國，美為顧及整個戰債的勾銷的危險，對此問題必為讓步；英不以之合作，美即不能遣軍遠戍太平洋和日作戰，事勢極明。國際關係那會如我們想象那樣簡單，美會立即制裁日本啊。

談到俄國，則更是一個難解之謎。她有與世界各國不同的政治主張。在其獨特的政治主張下，自然她的外交立場也就是標奇立異的路線，在此我們可不問她的外交理論是怎樣，「九一八」後她不肯捲入中日糾紛的漩渦，這是彰彰明甚的事實。如自上年中俄兩國代表在日内瓦宣言恢復邦交的消息傳至東京後，日僅一二外交主腦人員為迴避國際禮貌緘默沈寂無所表示外，其朝野上下無不狂吠狺狺，而俄國始終保守她的持靜態度，對於俄日不侵犯條約的訂立，俄當局尤在不忘進行；日縱相拒，而俄竟寤寐求之。若認此為俄之軟弱，誠又不然，其外交政策中柔中有剛，柔以克剛，這是我們不可粗忽的。所以俄不會自毀其立場，本可不必的而來武力制裁日本。

最後說到美俄可以聯合干涉日本的侵掠行爲，此則更類幻想；況美俄今還未恢復尋常的國交，縱環境使然尚須少待。茲為珍惜：

「公道」的篇幅起見，不再伸論，但上面對於美俄和中日問題的述敍亦可為一部份的答辯。

## 五

在今弱肉強食的世界，不要說第二次世界的大戰不會因中日問題而爆發，縱如國人所預料的那樣「東北事件」將為世界火藥庫爆炸的引線。但以積弱如我們的國家，事前不事振作，臨事張皇失措，今日更以倚賴性的僥倖心理來妄存奢望，試問強權耶翼下的公理對於弱小的民族究有何幫助？鵠蚌相持，惟那網箕齊全，精神健旺的漁翁才可得利。我們正是在鵠蚌相爭下的蝦或螺咧！恐怕大戰的爆發與結束，正是中國被人瓜分妥貼的時候？奴膝各國，痛將如何？在此我真不敢想象着滴墨啊。

美俄單獨的出來，也是不會謂為我們的。

所以，在今日國難臨頭的時候，祇有天助自助。東北失地的收復，國家民族的復興，除了我們自己犧牲血和肉去獲取外，任何的他人都不是足靠的——其實引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者來助我們都是趕狼乞虎的辦法。我們應準備自己的鮮血來洗淨那敵寇給予我們民族國家的恥辱，污點。大家切記着欲做到此步的功夫，必須彼此坦白推誠的混除仇隙——因自私自利而起的仇隙，哥兒，弟兄，姊兒，妹兒，惟有各盡所能，一致努力去為國家民族打出一條生路。

——風雨載舟·危難共濟；

一心一德，敵愾同仇！——完

二二，二一，二四於上海

# 寧夏省的統計十則

西 雲

二元八角，而縣長堡長每畝田起碼得收五元

一、

寧夏全省人口，總計六十萬，每年收入為二百五十萬強，平均每人每年應納人頭稅四元強。

支出軍費一百九十九萬強。

七、

寧夏全省鹽稅局，能於二十個內收入五十萬元。

九、

寧夏省郵局匯兌，每百元得繳二十元匯費，票洋折現洋，每百元得貼水二十五元。

十、

寧夏省駐軍某師長每交際收費，最低額數得五萬元。

八、

寧夏省田畝，平均每畝繳納清鄉費款洋

中央嚴令各省禁烟，寧夏如果遵辦，則清鄉費一百八十萬，善後罰款三十五萬，舊藥稅五萬，總計二百二十萬不翼而飛。

青 海 之 果

洛（裸洛） 樂 天

甯夏省銀行各種鈔票，計有二百萬，而基金準備，確無一文。

四、

甯夏四大廳，每月最多的一，只領到三千強，養活職員夫役八九十人，省黨務辦事處每月能領到五千弱，且中央每月津貼一千五，僅僅養活革命人才二十人，可謂黨權高於一切了。

五、

寧夏全省黨員，計有四百人，廿年度黨費竟支出二十萬強，平均每個黨員每年分可紅利五百元。

六、

寧夏二十度歲入額為二為五十四·萬強

我國歷史上有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稱，後之學者，不明民族主義之旨，茫然對於邊遠之民族，或文化落後之民族，總要造一個含有輕視辱侮之字，加給她當名稱，如犬戎，獮狁，玁狁，羌，的類，不一而足，所以青海的果洛族的名稱上，不能例外的也造了加犬旁的兩個十一裸格字給她覺得無論任何民族，因環境的關係，文化生活……不能一致，但我們對於她——文化落後的民族！

……如發生藐視辱侮之行為，這是幼稚的表現，十二萬分之不對！裸格現在改果洛，因為他也是青海民族之一部，中華民國之份子，這樣一來，與青海的各民族團結的前途上很有關係的。

果洛純為野番，游牧為生，不事耕種，居住為黑牛毛帳房，用牛毛作成粗線，織成

廣大的區域，過游牧之生活，性情强悍，不受官治，掠劫鄰部，兇殘好鬥，歷代屢為邊患，未曾懾服其心，清陝甘總督那彥成，進兵助勒蓋，（曲加之譯音）欲征服之，但未能實現其計劃，民國七八年間，果洛酋長統馭其衆，負隅猖獗，侵掠近鄰部落，殺戮旅商郵差，玉樹與西甯各處交通，完全斷絕，數年之內，搶殺案件迭起，迨十年春，甯海鎮守使馬麟以其弟馬麟（現代青海主席）為司令，統帥申討，擒果洛酋以歸，降伏部下，圖安置女酋於黃河南岸，令其游牧，果洛族從此始安然游牧，擾亂劫掠之事件，也算減少了！

毛布，然後縫成帳房，這種工作，大多是老年人的職務，青年男子，大多打獵，或任刦之事，女子則牧牛羊，製酥油為其專責，食除牛羊肉酥油外，在川邊，貴德等處，以皮毛換糌粑（炒麵）掛麵之類，但以肉食為主，生吃牛羊肉，是很平常之事，尤以冬季的凍牛羊肉，他們最愛吃了，一手執肉，一手持刀，削而食之，如削食蘿蔔一般。

老年人製作帳房，解決他們住的問題，……在理應當孝敬老人才對，可是他們對老年人，並不敬重，大有「置於鷄窩」之趨勢

，大概是番族的普通的習氣，果洛族有娃西

色多，阿羣日摸，仁親顯木，汪于多巴，河

可馬，以上皆大族，冷可馬打朵，保吾鐵

尼牙哈，完達，節冷，喀囊，得浪，巴扎，

（在黃河南岸）宗可得馬，宗可麥馬，則娃，乾葱，剛車，昆酒，娃當，喀昂，（在黃河北岸）諸族（見甯海紀行）其實果洛族內，尚有許多小酋長，均割據稱王，所以「王」在果洛族內，最時行，最習見的，其「夜郎自大」的情形，可以想見，果洛信仰佛教，但能讀藏經，及識藏文者，不過百分之一，且統治權完全操在各王之手，所謂僧侶只准唸經，而與其他各處的佛爺統治部之情形不同，在這點上看來，我認為「果洛是苗族之後裔，棲於黃河兩岸……」之說近是。

黃河兩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果洛憑藉水草豐美，生活較易，不再改良其生活，不知生存爭競之道，今既安然就範，不敢肆行猖獗，應設法漸施教化，以馴其擴悍之性，輸送種子及耕作用的器具，更利用其「夜郎自大」之虛榮心，令各族酋長建築公館，及居民住宅遣內地木匠石匠，循化貴德導河一帶木匠多往番族內作工，居住一定，則開化自然裕如，此項實施辦法，專在青海當局之因勢利導耳，利導之簡單辦法：

（一）由省政府獎給匾額（以其以此為榮耀）

（二）由省政府傳諭嘉獎（三）省府優待其酋長并減收其所納的草頭稅幾分之幾，如此辦理，他們就能致全力於建設工作，而狡焉思逞之心，自可斂熄，且此項建設，明知其為自己之利益，好虛榮如果洛，未有不聞風興起居帳幕，不愛屋居，其實他們因無人指導，無法建造，只得陳陳相因，若有人指導建築房屋，未有不喜歡的，猶之我們有了洋樓時說：「我住慣了茅房，不愛住洋樓……」信乎？（完）

## 青海黨員變成的活佛

樂天

蒙藏人信奉佛教，頂禮甚虔，這是誰都知道的，但除了信奉釋迦牟尼宗喀巴……已去世的諸佛外，還要信奉現在生轉於世上的許多活佛；轉生於世的大活佛如達賴，班禪，哲布尊旦巴……是蒙藏人共信奉的活佛，可是每個寺院，或某地方，還有許多活佛，為一部落或數部落的蒙藏人民所信奉。他們——蒙藏人所信奉的活佛，給他們唸平安經，祝福；他們送香火送布施給活佛。活佛死了，由喇嘛按照預卜定再世投胎出生的地方，去尋找，追尋找得與預先卜定的生養時日……相合孩子，大喇嘛即送些禮物給孩

子的生身父母。囑其善為保養。孩子長大了，經過喇嘛們的試驗——認前世所用的飯盤，坐馬，輕卷……毫厘不差，那就用許多財物，送給孩子的父母，把孩子贖回來，當他們活佛。大概情形，就是這樣。可是一個活佛死了，直到再生當上活佛，經過情形及一切手續，甚是複雜。不過活佛童年時，還要受管家教經之苦，若活佛將管家所教的經不能唸會，管家就不客氣，在活佛光頭上賞戒尺，像塾師教頑童一般。這是我的一個活佛朋友告訴我的。

說到黨員變成的個這活佛，可不是從小

詩就卜定的，而是一個長成的人。並且在社會上作了好久事情以後，才歡迎他去當活佛的。現在寫他當活佛的經過及未當活佛以前的職業……。

變成活佛的黨員姓名，我還能記得，他

活佛姓劉名登魁，西寧縣人，是十六年入中國國民黨，性情活潑，應對謙和，他在蒙番學校畢業後，在彭家寨初級小學校當教員，後又到郭密去當教員，一同去的，尚有一位龍姓的。郭密本是一個番族的地，一個小學校內，學生不多，二個教員，當然不大忙碌，閒暇時，他就與姓龍的同事，學習番文番話，他因為能達通番語，所以學生的父兄們格外信仰他，因此在番族中博得微名。

後來就有貴德縣屬却毛寺的喇嘛，來給他頂禮，說他就是却毛寺的活佛，歡迎他到寺上去。他自己也當時莫明其妙。後來因姓龍的運籌帷幄，他居然以活佛自居了，可是喇嘛的試驗——認前世所用的飯盤坐馬經卷終是免不了的，若經試驗失敗，或有一點差誤，那就糟了；所幸試驗之時，一無差，儼然成了却毛寺番僧最信仰的活佛了，這是他的幸運呢？還是龍先生的運籌決勝呢？惟有他倆方能明白究竟阿！

劉登魁，既為却毛寺的活佛後，身披黃

學們見面，對於他當活佛一層，絕口不談，但云他宣傳三民主義，番衆們很能接受，現在番衆信仰如舊，未少減然，足見他有他的手段和長處，能使番衆傾心信奉，矢志不貳。這件事體，在表面上看來，覺得沒有多大意義，似乎沒有介紹給大家的必要，但是看完了這段，給我們有二點事可以注意的：（一）蒙藏民族，信奉佛教數日久，宅心慈善和祥，因此之故，失去進取向上之心，若有智識之人博得信仰，擁為活佛，將來可漸引導番衆到進化之路上，（二）現

## 困苦之回

### 憶（六續）

鵬

大雨仍未稍停，我們拿了米湯饅饃，循原來路向回轉廟中，米湯一碗，已有三分之一是雨水了。

君悌先生是一位金體兒滿，平日講究衛生的人，菜裏面發見一根柴滓，可以把盛菜的瓷盤擲在地下，湯裏面發現一滴生油，自然要連湯帶碗，潑在廚子的頭上。然而在此時，也把一半是雨的米湯，一氣喝了多半碗的，胃口太弱，所以嚼了兩口，終於無法子咽下去。

我前次烤乾的衣服，此時又全濕透了！

在在蒙藏民族間委任任何工作者，往往不免對可憐的蒙藏同胞，有威權，欺弄，榨取之行為，致生以後真正為蒙藏同胞作事之大障礙，劉龍二氏，先得當地民衆之擁戴而始有奉為活佛之事，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一個教訓，以後凡在蒙藏方面做任何工作者，處處注意到蒙藏民衆的利益，真正作有利益于民衆之事，當然他們不能一齊擁戴我們——去任工作的——為活佛，可是一定讓我們為忠實的指導者，跟着走開化的途徑了！

「人生在世，一切皆有夙緣，像我們兩

人，一在西北，一在東南，家庭之相隔，不下數萬里，誰知此刻却在一起，出生入死，風雨相濟！這真是自然造化，說起來豈不有趣！」我們在漆黑之中，共誦感慨的說着，要是有燈光照亮，也許有個流落人的眼淚，會彼此互相輝映哩！

次早天明，大雨初霽，我先叫那學生把王母的米湯碗送還，然後偕同須君悌問路前行，直奔十里舖，那學生却另路回家去了。到十里舖，訪尋得辛南先生，才把衣服換了，辛南先生看見我們的情況，悲喜驚奇，笑着不止，他連忙叫酒飯來，給我們洗塵，並租好民房一所，使我們居住，以待城開後再進城。至於全校師生出城之事，因主帥的計劃是死困，故不能答應放出任何人來。只好作爲罷論。我當時曾作詩一首，今已遺忘，其中有句云：「關帝廟裏殘薪暖，王母廟中餘飯香」蓋指此也。當時我又聯想到當年韓信遇瓢母之事，又想到古之帝王公侯將相賢哲士大夫們，在微時親歷民間備嘗艱苦者，在達後方不至閉門造車，與民隔漠！我于是又歡喜得笑了。

在十里舖的東北方，在灘橋對面，有一帶土崖，叫做米家崖。米家崖上有幾家農人住着，那幾家農人，若在平時，不但我們絕

不會去訪他們，就是一年到頭，走過灘橋的無量數客人們，又有幾個會料想到那上面還住得有人？然而人傑地靈，自從主帥駐節十里舖以後，要人畢集，賓客紛至。不但十里崖上的野奢茅屋，也頓時冠蓋如雲，人才濟濟了。我們住在一家田姓農人家裏，一起還有幾位同學，他們是早先溜出城的。因為要候城開後取其衣物回家，所以都住在那裏。他們是南方人，麵吃不慣，但沒有米吃。城又遲遲不開。於無可如何中，由主帥處領了些路費，各自回家去了。我們因為一則陝甘交通不便，二則二兄南屏尚在城中未出，三則彼時馮軍正與張孔等軍爭鬥，故鄉亦在凌亂之中，所以不能回家。

辛南先生太好了，他看到我們寫得太憐憫，於是誑稱我們要回家，由主帥處要給我們每人三十元路費，以救濟目前的窘迫。可笑亦可憾，於領款時却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不幸事！原來辛南先生有一位當差的，是河南人，活潑機警，透頂聰敏，可惜毫無學識，以致流於奸詐，遂替辛南先生到處丟人打面子。這位當差的入會跟辛南先生到蘭州，又由蘭州到西安，辛南先生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他在辛南先生面前，必勤必謹。招待客人，也有分寸。辛南先生喜歡的人，他馬

上引進去，坐在客廳，一支香煙，一碗清茶，然後稟知大人（他叫辛南先生爲大人），出來見面，真是客氣極了。如果遇見一位表面寒酸（未必裏面也寒酸）的客人，他不待稟知大人，即便答以大人不在，或大人正在吃飯，睡覺，出恭，忙碌之中，改日來見！當辛南先生到蘭州招生的那一次，他曾在蘭州各處，信口糊吹。在他以為這樣便是尊重辛南先生，但在旁人聽來，真覺得肉麻得很！因為旁人對一切都知道，他的瞎吹，反於辛先生不好。有一次，甘肅教育廳的省督學韓相武先生，曾稱呼辛南先生爲「張先生」。問這位當差的，張先生在嗎？他對韓先生大為不滿，大聲申斥曰：「張大人，張大人，誰要你叫張先生？大人正在睡午覺的，不見客！」。於是韓相武慄然去了，對辛南先生大不滿意。其實韓相武也是北京大學畢業，與辛南先生算是同學，大人先生之名號，他最弄得清楚，而這位當差的徒然自作聰明，替主人得罪了無數朋友。辛南先生還不知道呢！手下用人，真不可不慎啊！此次在十里舖他又因為自施奸詐，替辛南先生大丟其人，於是辛南先生才毅然不要他當差了。（待續）